藝舟雙楫

藝舟雙楫目錄敘

論文一

文譜道光己丑答張翰風書嘉慶庚申答董晉卿書癸亥揚州府志藝文類序己巳書贈王慈雨丙子與楊季子論文書丁丑再與楊季子書丁丑讀亭林遺書戊寅自編小倦遊閣文集三十卷總目序道光庚寅

論文二

十九弟季懷學詩識小錄序道光壬午詩禮徵文序丁亥書毛詩關雎序後辛丑春秋異文攷證題詞庚子儀禮鄭注句讀書後嘉慶乙丑論史記六國表敘道光丁亥書史

壬午讀大雲山房文集 辛巳 舊業堂文鈔序 辛巳 贈方彥聞序 嘉慶己卯 贈余鐵香序 丁丑 湯賓鷺先生文集敘 道光己丑 方岩夫彰詩序 壬辰 韋君繡詩序 壬辰 趙平湖政書五篇敘 壬辰 讀白華草堂詩集敘 乙未 述古孝子詩序 己亥 江季持七峯詩稿序 庚子 王海樓劼詩序 庚子 澹菊軒詩初稿序 辛丑 為朱震伯序月底修簫譜 丁酉 金貸伯竹所詞序 己亥 雩都朱月臺維駒古文鈔序 辛丑 樂山堂文鈔序 辛丑 齊物論齋文集序 壬寅 書陳雲乃罷讀圖 壬辰 復李邁堂祖陶書 戊戌 答陳伯游方海書 辛丑

論文四

論書一

論書二

傳嘉慶丙寅刪定吳郡書譜序道光壬辰

敘曰論文之書始於典論論文而文賦繼之魏文評時流得失士衡論體裁當否文心雕龍後出則推本經籍條暢旨趣大而全編小而一字莫不以意逆志得作者用心所在後此則退之子厚明允又自述得力端末於以誨人論衆者而明允之尊文爲尤甚南朝以有韻者爲文無韻者爲筆故牧之有杜詩韓筆玉溪有任昉文筆縱橫之語然對文則爲筆單言則統於文近有謂古有文筆之別無古文之稱而斥稱古文者爲陋然漢人以字體而別今古文至宋既有時文之名則別稱古文亦何不可乎古文之名以北宋而盛其學至南宋而大

衰以迄於今別裁襍出支離無紀且七百年所已近人姚姬傳選古文辭條別諸家得失惲子居自述力學所得實亦煥乎可采不謬後來僕少好詩賦獨學寡聞遂轉後耳目稍擴適五十始自撿葺閒與友人問答必直吐肝鬲所居既卑人事酬應勢所不免然卒不敢以所學徇人幸免謟脅之恥至於兼備衆體古人所難上下百世唯有子瞻而賦仍冗疢千慮之一無容吠聲倚聲傳奇體雖晚出其能者殆非率爾偶道所見或殊燕說八比爲近世正業前明能者輩出論說多當然入主之詔燕石之陋亦復時有僕少小事此費精神於無補分別

徑途不貽染緑之悲蓋亦庶幾其友生之間有如魏文所云此子爲不朽者盍棺定論一併入錄以聽後人裁其當不耳若夫論書之作溯自後漢崔蔡之詞雖簡畧而形容體勢兼涵并包南北朝九重此藝工文者史入文苑以工書託體小學乃入儒林下逍唐初狀筆勢說結字之文益多唯孫虔禮大暢旨趣畧不留餘原彼心悟可以仰匹文賦雜其拙冗則光曜尢有推賢僕姿劣力孱獨躭斯業五十年來終始不厭前後常談或亦有當古人者故並紀錄其詞焉

安吳四種卷第八

藝舟雙楫卷第一

論文一

文譜

道光己丑八月養疴寓園日與族子孟開論古文節目因次爲篇

余嘗以隱顯回互激射說古文然行文之法又有奇偶疾徐墊拽繁複順逆集散不明此六者則於古人之文無以測其意之所至而第其詣之所極墊拽繁複者回互之事順逆集散者激射之事奇偶疾徐則行於墊拽

繁複順逆集散之中而所以爲回互激射者也回互激射之法備而後隱顯之義見矣是故討論體勢奇偶爲先凝重多出於偶流美多出於奇體雖駢必有奇以振其氣勢雖散必有偶以植其骨儀厥錯綜致爲微妙尙書欽明文思一字爲偶安安叠字爲偶允恭克讓二字爲偶偶勢變而生三奇意行而若一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語奇也而意偶克明峻德四字一句奇以親九族十六字四句偶協和萬邦十字三句奇而萬邦與九族百姓語偶時雍與黎民於變意偶是奇也而偶寓焉乃命羲和節奇若天授時隔句爲偶中六字綱目爲偶分命

申命四節體全偶而詞悉奇帝曰咨節奇期三百十七字參差爲偶允釐八字顚倒爲偶而意皆奇故雙意必偶欽明允恭等句是也單意可奇可偶光被允釐等句是也雖文字之始基實奇偶之極軌批根爲說而其類從慧業所存斯爲隅舉次論氣格莫如疾徐文之盛在沈鬱文之妙在頓宕而沈鬱頓宕之機操於疾徐此之不可不察也論語觚不觚句疾也觚哉觚哉句徐也其然句徐也豈其然乎句疾也此兩句爲疾徐也大學一家仁一國與仁節疾也堯舜帥天下以仁節徐也孟子王曰何以利吾國節徐也未有仁而遺其親節疾也此

兩節爲疾徐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守一百四十九字徐
先王無流連之樂十六字疾國君進賢一百二十二字
徐故曰國人殺之十七字疾尊賢使能俊傑在位五節
徐信能行此五者一節疾此通篇爲疾徐也有徐而疾
不爲激有疾而徐不爲紆夫是以峻緩交得而調和奏
膚也墊搜者爲其立說之不足聳聽也故墊之使高爲
其抒議之未能折服也故搜之使滿高則其落也峻滿
則其發也疾墊之法有上有下孟子知而使之是不仁
也不知而使之是不知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又曰且
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

之然後大行韓非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又云禹利天下子産存鄭皆以得謗又云視鍜錫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又云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徵斂於富人以施布於貧家史記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逃遁而不敢進又云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者皆上埶也孟子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又云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韓非子船石千里不可謂富

象人百萬不可謂强史記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
中佐又云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
而憂海內之患又云是所重者在於色樂珠玉而所輕
者在於人民者皆下墊也拽之法有正有反孟子萬取
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又云文
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予及汝偕亡民欲與
之偕亡又云此惟救死而恐不贍荀子螾無爪牙之利
筋骨之强上食槁壤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
螯非蛇螾之穴無可託足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
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用者無赫赫之功又云今

之學者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安能美七尺之軀韓非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又云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呂覽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又云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

之勢而有其功史記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又云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者皆正拽也孟子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又云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又云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又云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又云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荀子樂姚冶以險則民流僈鄙賤矣流僈則亂鄙賤則爭爭亂則兵

弱城犯敵國危之又云且夫暴國之君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又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韓非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涂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又云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廉士者脩而羞與佞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涂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卽汙而不避姦者也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史記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斐然向風又

云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饑者甘糟糠民之嗸嗸新主之資也者皆反拽也孟子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一百二十二字荀子凡生於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一百八十一字旋墊旋拽備上下反正之致文心之巧于斯爲極是故墊拽者先覺之鴻寶後進之梯航求悟者旣望洋而不知聞聲者復震驚而不信然得之則爲蹈厲風發失之則爲樸樕遺落姬嬴之際至工斯業降至東京遺文具在能者僅可十數論者竟無片言千里比肩百世接踵不其諒已至於繁複者與墊拽相需而成而爲用尤廣

比之詩人則長言詠歎之流也文家之所以極情盡意茂豫發越也孫武子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勝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者繁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者複也孟子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林木不可勝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又云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者繁也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又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又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又曰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者複也離婁之明

節繁也聖人既竭目力節複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又云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繁而不了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複而兼繁也荀子之議兵禮論樂論性惡篇呂覽之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似順士容論韓非之說難孤憤五蠹顯學篇無不繁以助瀾複以暢趣複如鼓風之浪繁如捲風之雲浪厚而澀萬石比一葉之輕雲深而釀零雨有千里之遠斯誠文

陣之雄師詞囿之家法矣然而文勢之振在於用逆文氣之厚在於用順順逆之於文如陰陽之於五行奇正之於攻守也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逆而順也君取於吳爲去聲同姓謂之吳孟子順而逆也孟子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本言當制民產先言取民有制又先言民之陷罪由於無恒心而無恒心本於無恒產幷先言惟士之恒心不係於恒產則逆之逆也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章桀紂之失天下章全用逆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章全用順深求童習之編自得伐柯之則畧舉數端以需善擇集散者或以振綱領或以爭關紐或

奇特形於比附或指歸示於章連或錯出以表全神或補遺以完風裁是故集則有勢有事而散則有縱有橫

左傳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財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又云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孟子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又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又云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云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韓非子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

而固使民知之又云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又云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生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又云强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者也治强不可責於外內政之修也是槊勢者也孟子引經始靈臺時日曷喪徵古以明意說不違農時五畝之宅緣情以比事呂覽專精証驗韓非旁通喻釋史記載祠石墜寢而西楚遂以遷鼎逃厠鼠驚人而上蔡無所稅駕曲遂意遠見於狃上淮陰志異得之城下臨卭竊貲好畤分棗

衒晦既殊心跡斯別右游俠之克崇退讓而知在位之專恣睚眦稱權利之致於誠壹而知居上之不收窮民是集事者也二帝同典止紀都俞五臣共謨乃書陳告是縱散者也然龍門帝紀巳肅有心避就金華臣傳遂至僅存闕閱宋濂作九國春秋事蹟悉詳紀中諸臣列傳勢難重出寂寥已甚今吳任臣書彷竊其本也求其繼聲未易屈指史記廉將軍矜功爭列與避車連文以美震悔之忠長平侯重攜容諱擊傷於本傳不詳以嘆尊容之廣程李名將而行酒辨其優劣汲鄭長者而廷論譏其局趣是橫散者也然而六法備具其於文也猶魚兔之筌蹄膚髮之脂澤也易曰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士君子能深思天下所以化成者求諸古驗諸事發諸文則庶乎言有物而不囿於藻采雕繪之末技也夫

答張翰風書

翰風足下白門邂逅歡若平生班荊傾蓋誠有以相知也報罷後逕棹鳩江復有小滯方覓良信相聞忽奉手教展緘三復溯洄橫集足下高才絕學少所許可顧迺盛加稱引不惜駭聽足下年未強仕世臣尚在弱冠要以有所成就與天下共見非可以口舌爭也至古之修身以事天者極於殀壽不貳況區區苦樂升沈之間乎

雖辱相愛之厚顧毋以此爲世臣戚戚也籌賊一議區處明了如有用我可翹足以待藏事但此事理有共明不必謂爲推演鄙說耳追惟矮屋一夕之談等於笙磬而臨岐握手唯以苦吟爲誡仁者之贈心佩不忘更今三月竟斷韻語而篋中舊草未忍焚弃篇什頗充不能莊寫附緘去書敬以相屬宋氏以來言詩必曰唐近人乃盛言宋而世臣獨尚六朝尚六朝者皆以排比靡麗爲工而世臣獨求頓挫悠揚以邑目送手揮之旨是以遊歷數州未遇可言何意足下遠隔千里乃爲同術然足下專推阮陶世臣則兼崇陸謝嘗謂詩本合於陳思

而別於阮陸至李杜而復合既合而其末遂分而不可
止此則同之微異者也氣格莫峻於步兵體莫宏於平
原步兵之激揚易見平原之皷盪難知天挺兩宗無獨
有偶太冲追步公幹安仁接武仲宣雖云遒麗無足與
參彭澤沉鬱絕倫惟以率語爲累然上攀阮而下啟鮑
孟韋非其嗣也康樂清脆束猶以行沉鬱如夏雲秋濤
乘虛變滅故論陶於獨至時出謝右以言竟體芳馨去
之抑遠宣城得其清脆而沈鬱無聞參軍有其沈鬱而
猶束不顯醴陵開府庶幾具體而江則格致較輕微傷
邊幅庾則鉛華已重反累清揚是故善學者必別其流

善鑑者必辨其源景陽景純祖述步兵而變爲沈響彥昇法曹憲章康樂而發以幺弦子堅神骨俊逸倡太白之前聲處道氣體高妙飛子美之嚆矢是必心契單微求易與吠聲逐迹者說也三唐傑士厥有七賢鄭公首賦憑軾少保積脉臨河高唱復古珍比素絲伯玉之駘宕子壽之精能次山之柔厚並具鑪冶無偭高曾抗墜安詳極於李杜所謂一字一句若奮若搏彼建安詞人不得居其右者矣事斯以來歷年三五師心所向宗尚如斯徒以見聞狹隘材力怯薄躬之不逮良用爲耻耳竊謂先王治世之大經君子淑身之大法必以禮樂而

禮壞樂崩來自近古端緒僅存唯藉詩教夫言詩教於今日難矣然而紀迹必得其序指斥必依其倫禮也危苦者箏其曲折哀思者懷其舊俗樂也凡所以化下風上言無罪而聞足戒者今之詩不猶之古乎世臣生長孤露早涉憂患而能飭其領緣勿遁奇衺頗謂以詩自澤言爲心聲可意逆而得也足下幸賜觀覽汰其疵纇使得遵錄定本留存異日庶幾自訟有方時資省察達則不昧初心窮則力貞素志麗澤之益斯爲不負此間已無可留半月後便作歸計敝居去歙近在三程或能襆被過訪面承指授天寒珍重不具欲言嘉慶五年十

月十八日世臣頓首

答董晉卿書

晉卿足下承示賦冊深辱推許俾加點定發而讀之白雲易消息二首張蔡不爾過也愁霖杏華紅蕙三首亦文通子山之亞斯藝久絶舊觀頓還欣喜之情非可言喻僕家無藏書少不涉事獨好文選輒效爲之以古爲師以心爲範後乃得唐以來賦千餘首檢其長篇巨製殊無可觀惟韓退之感二鳥張文潛酷暑差當意耳成童事斯越三四年内省外方邈爾無偶暨出遊江淮間乃見近人實東臯侍郎作騷騷有慕古之意伐材近而

隸事雜氣象窘迫大興朱相國有進御文五十餘首華贍勝寶氏意卑不能尊其體張孟遲進士步趨朱氏而加修飭然貪多之弊更甚尊舅氏張皋文編修識字諸韻而外朘內竭金朗甫庶常承編脩之指授用意秀岩而怯薄無以自立斯數君者固已魁然迴出卓立頹流質諸古人柔厚之旨未窺一間僕以奔走風塵弱冠廢學常嘆生秉殊分使不迫於饑寒以三年餘暇沈浸遺編源於風騷以端其旨以息其氣播於子史以廣其趣以飭其勢通於小學以狀其情以壯其漭涯於古集以練其神以達其變則雖不能追蹤漢魏力崇淳質悱惻

雅密接武鮑庾其庶幾矣且通人有所藏明者能求師以李杜之材力就爲古賦而所作率散緩樸樕至以其法入雜言爲歌行尤横潰不可理退之四言碑志質遒可誦而詩則怒張無意興僞裁自誤以誑將來於今千載始遂通識而賣朱草創體間雅俗張金之才相繼夭折僕又藉詞餞驪不肯竟學少小之章儷色不純況思未銳造物顧何厚於古人必使之獨絶往代今見足下所著乃知僕於辰巳之年遂棄是事良以足下於時始基天靳吾智以厚間出自兹以往其無憾矣吾黨多才申耆敦讓强忍博物多能文起貫串今古通徹興廢是

皆問氣特育任重道遠足下雖以萩勝唯此獨全可稱三足慚形憎貌無復敢云謹檢出舊稿十二首送侯刪勘匠斤所至或可爲足下張軍云爾遲日當奉過面悉不宣癸亥四月既望

揚州府志藝文類序

志書之纂輯藝文所以觀風俗鏡得失夫揚州居東南之會文物爲盛故首列歷朝土著而次以遊宦流寓其詔誥頌贈之文關涉本郡亦以次編入陳隋以前遺文罕覯史傳所載別集所存雖或經刪摘加以闕蝕詞義既高概從搜采李氏以來傳本稍多迨乎前明剞劂大

暢蕪穢既所欲略而清英亦難盡集是故圖標天馬識匪牽鹽雀抵崑珉事殊拋彈秪期拔劍不出於盼光難必空羣遂稱於過巢亦有書比間筆詞登晝臂即乖適麗之旨亦從傳人之例譏貽掛一迹因逐起至於近代閒人流布未廣集藏本家在彼以求傳爲恥在此無索珠之勤義托蒸闕情同有憾若其名脫鱗稱痕留雪爪固仰山之心所嚮亦爭墩之誚所由但徵本事盡去旁侵凡輯三類共若干卷地惟一隅體備百家綴其升降故有可言蓋嘗論詞無今古槩爲三則詩文賦頌異流同源懿彼發倫類之淳漓諷政治之得失閒閻疾苦出

以上聞雲霄膏澤於焉下究言必有物斯其上也若夫風雲月露文煥於天山川草木文交於地憂愉欣戚文成於人於以發抒抑鬱陶寫襟懷程其格式平險分焉是故氣盛者至平流而多姿勢健者履險隘而不躓氣以柔厚而盛勢以壯密而健風裁既明興會攸暢故其所作直攄胸臆遂感心脾日選常言彌彰新色斯其次也至若以形聲求工倍犯爲巧此則屬對之餘詼諧之技又或排比故實以多爲貴搜羅隱僻以奧爲高聊充筐篚之需比於角觝之尚雖臻綺麗風斯下矣茲集所載宦遊詔贈大都借材土著諸賢肇自炎漢維時道南

未盛秀斬瀕江泊南北分壤征戰日連傳人宜少迺以
唐宋文治十世休息絃誦比戶名流接踵較之今日多
寡猶懸然而詳加披誦則古厚今澆古勁今孱篇幅滋
長意蘊逾薄則知文氣之變本自人心人心所流寖成
風俗君子於此蓋其慎矣獨至救時指事之章防患設
機之論惟其事變日更推求漸切加以河淮迭警漂潦
常至當事之章奏韋布之條列辨皆切事醫必當疾此
雖往昔董陳臧華二杜歐蘇之流曠代逸才今古不間
良以患既剝膚慮必腐齒用志既銳結體自尊故也是
故五聲之道通於政文字之教成其俗其文質樸徵嗜

好之不華其文清遠驗習尙之不浮樂道忠孝斯根本之克敦備明險易即智慮之及遠崇實之得也流連聲樂遂近驕淫之靡譏訕帷薄難云任衈之教藻繢求麗則緣情有歎撫采務博則窮理不眞致飾之失也觀其文以知俗推其俗以知治況夫碩畫爲經巷議可誦則已行者舊章不忽未行者美意若師展卷而得斯民不易從之君子誠有取於此則勸懲之方補救之術庶乎列國陳風無媿政書之誚也已

書贈王慈雨　欽霖

士患無以自立得喪定於命非人爲之所能增損也心

移於得喪則學必徇人以徇人爲學且烏能自成其文乎唯不以得喪累其心獨處以古爲師羣居擇善而執受於天者雖有厚薄之殊積之久要皆足以自立自昔工文之士其基無不築於此也至於不虞之譽求全之毀今古同歎譽至則必求所以實其言毀至反諸吾身而無可指實既不疚於心何病人言哉語云爭名者於朝爭名之地敗行尤易唯自安義分事賢友仁不改求已之素通無妨於進取塞不至於貽悔斯所過皆足以進吾之實學而助吾之真文矣沭陽慈雨王君將赴京兆試過揚州介盧谷張君存予於湖上揚州古稱壆土

之鄉予僑此十餘年二君觀之以爲染壓士者幾何耶張君學識過儔輩而盛稱王君不知其人視其友予荒落已甚無以答王君求益之意祇此守自立之心則廿年前所證盟於大興朱文正公者今猶未能自棄故述以爲贈王君幸無以爲悠悠常論也嘉慶廿一年二月廿二日包世臣書

慈雨成進士觀政吏部勤政能自立爲書吏所憚常言自得包君贈言舉事唯恐失足負良箴別後十數年博覽載籍爲文有奇氣不以忤俗自阻不以殊衆自矜向其意氣有成必矣而年僅四十遘疾卒於都

下錄此曷勝悼痛

與楊季子論文書

季子足下辱書詢爲古文之要詞意勤懇世臣何可以當此耶足下性嗜古書九流齊梁諸子而下筆頗清適柔厚駸駸有西漢之意世臣僂陋偃蹇何足以稱盛指謹言其所知而足下擇之竊謂自唐氏有爲古文之學上者好言道其次則言法說者曰言道者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者言之有序者也然道附于事而統于禮子思嘆聖道之大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孟子明王道而所言要于不緩民事以養以教至養民之制教民之法則

亦無不本于禮其離事與禮而虛言道以張其軍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承叔迺用力于推究世事而子瞻尤爲達者然門面言道之語滌除未盡以致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則無以自尊其文是非世臣所敢知也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之于文也尤精而嚴夫具五官備四體而後成爲人其形質配合乖互則貴賤妍醜分焉然未有能一一指其成式者也夫相馬之徵得于尻齒公身之哀不問木石孟荀文之祖也子政子雲文之盛也典型具在轍迹各殊然則所謂法者精而至博嚴而至通者也又有言爲文不可落人窠臼詆

于退之尙異之旨者夫冡白之說即記所譏之勦說雷同也比如有人焉五官端正四體調均徧覩數千萬人而莫有能同之者得不謂之眞異人乎哉而戾者乃欲顚倒條理删節助字務取詰屈以眩讀者是何異自憾狀貌之無以過人而抉目截耳折筋刲脇蹣行于市而矜詡其有異于人人也耶至于退之諸文序爲並劣本供酬酢情文無自是以別尋端緒仿于策士諷諭之道偶著新奇旋成惡習而論者不察推爲功宗其有㷀繹前人名作摘其微疵抑揚生議以尊已見所謂蠹生于木而反食其木又或尋常小文强推大義二者之蔽王

曾尤多夫事無大小苟能明其始卒究其義類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關家國也凡是陋習染人爲易而熙甫順甫乃欲指以爲法豈不謬哉文類既殊體裁各別然惟言事與記事爲最難言事之文必先洞悉所事之條理原委抉明正義然後述現事之所以失而條畫其補救之方記事之文必先表明緣起而深究得失之故然後述其本末則是非明白不惑將來凡此二類固非率爾所能而古今能者必宗此法機勢萬變樞栝無改至紀事而敘入其人之文則爲尤難史記點竄內外傳戰國策諸書遂如己出班氏襲用前文微有

增損而截然爲兩家斯如製藥冶金隨其鎔範形依手變性與物從非具神奇徒嫌依傍馬班紀載舊文多非原本故史記善賈生推言之論而班氏典引直指以爲司馬始皇紀後亦兼載賈馬之名賈生之文入漢書者已屬摘畧而其局度意氣與過秦殊科則知其出于司馬刪潤無疑也比及陳苑所載全文多形蕪穢或加以刪薙輒又見爲碎缺故子瞻約趙忭之牘以行已意而介甫嘆爲子長復出者燕深知其難也通鑑刪採忠宣能使首尾完具利害畢陳原父爐錘斯爲可尙世臣從前纂汪容甫遺集曾採未成互異之稿足爲完篇筆勢

一如容甫容甫故工文體勢又畧與子近猶易爲力至作谷西阿傳採錄其奏議三篇西阿人能自立而文筆蕪靡不及其意世臣因其事必宜傳又恐一加潤色將與

國史互異致啟後人之疑故止爲之刪削移動較量篇幅十不存五而未嘗改易一字醇茂痛快頓可誦讀既與原文殊觀又不亂以己意較之子瞻所作難易倍蓰非足下其誰與喻此耶世臣自幼失學惟好究事物之情狀足下所志畧同鄙人前後襍文數十百篇足下大都見之其是否有合古人立言之旨以及與近世闇人

所言古文相承之法是否同異世臣不能自知又將何以爲足下告耶重辱遠問伏惟珍重皇恐皇恐

再與楊季子書

季子足下辱賜還答知不以前書爲差謬幸甚幸甚然獎借逾分又有未甚喻意之處故復進以相開惟足下照察足下謂聖道卽王道研究世務擘畫精詳則道已寓于文故更無道可言固非世臣所任而亦非世臣意也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見百爲廢弛賄賂公行吏治汙而民氣鬱殆將有變思所以禁暴除亂于是學兵家又見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則道殣相望思所以勸本

厚生于是學農家又見齊民跬步即陷非辜奸民趨死如鶩而常得自全思所以飭邪禁非于是學法家既已求三家之學于古而飢驅奔走者數十年驗以人情地勢殊不相遠斟古酌今時與當事論說所宜雖補偏救弊之術偶嘗採納皆有所效然極世臣學識之所至尚未知其能爲富强否耶民富則重犯法政强則令必行故過富强者爲霸過于霸者爲王詩人之頌王業曰如茨如梁又曰莫不震疊未有既貧且弱而可言王道者也故謂富强非王道之一事者陋儒也若遂以富强爲王道古先其可誣乎荀子曰學始于誦詩終于安禮學

至于禮而止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孔子曰齊之以禮一日復禮天下歸仁以禮爲國乎何有世臣溯自有識迄于中身非禮之念時生于心非禮之行時見于事惟不敢蕩檢踰閑竊自附于鄉黨自好之末而已而足下乃取文以載道之卮言致其推崇前書方以言道自張爲前哲之病而足下更爲此說是重吾過也足下又謂苦學彥昇季友而不能近以致詞氣生澀非能入漢夫太白俯首宣城而不珍建安子美詩親子建而苦學陰何智過其師事有天授故足下之近漢也得于天而好彥昇季友由于學然彥昇季友獨到之

處亦漢人所無足下好之無庸更疑也至詢及晉卿往復論文之旨足下疑世臣之別有秘密乎晉卿古文之學出于其舅氏張皐文先生皐文受于劉才甫之弟子王悔生菼即熙甫望溪相承之法而晉卿才力桀驁下筆輒能自拔然世臣識晉卿時晉卿未弱冠迄今三十年每論文則判然無一語相合而讀其文則必嘆賞無與比方晉卿亦以世臣一覽便見其深每有所作必以相示不以論議殊途爲意是殆所謂能行者未必能言也又詢及選學與八家優劣及

國朝名人孰爲近古夫文選所載自周秦以及齊梁本

非一體八家工力至厚莫不沈酣于周秦兩漢子史百家而得體勢于韓公子呂覽者爲尤深徒以薄其爲人不欲形諸論說然後世有識飲水辨源其可掩耶自前明諸君泥于瞻文起八代之言遂斥選學爲別裁僞體艮以應德順甫熙甫諸君心力悴於八股一切誦讀皆爲制舉之資遂取八家下乘橫空起議照應鉤勒之篇以爲準的小儒目眯前邪後許而精深閎茂反在屏棄於是有反其道以求之者至謂八家淺薄務爲藻飾之詞稱爲選學格塞之語詡爲先秦夫六朝雖尚文采然其健者則緩急疾徐縱送激射同符史漢貌離神合精

彩務人至于秦漢之文莫不洞達駘宕劇目怵心間有語不能通則由傳寫譌誤及當時方言以此爲師豈爲善擇退之酷嗜子雲碑版或至不可讀而書說健舉渾厚宜爲宗匠子厚勁厲無前然時有摹擬之迹氣傷縝密水叔奏議怵怛明暢得大臣之體翰札紆徐易直眞有德之言而序記則爲肅謂明允長于推勘辦駁一任峻急介甫詞完氣健饒有遠勢子固茂密安和而雄强不足子瞻機神敏妙比及暮年心手相忘獨立千載子由差弱然其委婉敦繆一節獨到亦非父兄所能掩足下試各取其全集讀之凡爲三百年來選家所遺者大

抵皆出入秦漢而為古人真脈所寄也其與選學殊途同歸貫綿汪容甫頗有真解惜其騖逐時譽耗心餖飣然有至者固足為後來先路矣

國初名集所見甚尠就中可指數者侯朝宗隨人俯仰致近俳優汪鈍翁簡點瞻顧僅足自守魏叔子頗有才力而學無原本尤傲拉襍方望溪覩三子為勝而氣力寒怯儲畫山典實可尚而度涉市井劉才甫極力修飾略無菁華姚姬傳風度秀整邊幅急促張皐文規形撫勢雅說經之文為善惲子居力能自振而破碎已甚碑志小文乃有完璧凡此九賢莫不具標能擅美獨映當

時之志而益植論定曾不足以塞後人之望白駒過隙求者難誣君子于此益其慎矣足下齒方弱冠秀出時流然生材非難成材爲難惟望以世臣之荒落爲鑑及時自効則斯文之幸也時因風便復悤德教珍重不宣

世臣頓首

讀亭林遺書

乾隆壬子白門書賈新雕日知錄出予繙閱首冊始知亭林之名爰其書力不能購嘉慶辛酉客蕪湖爲從遊姚季光著說儲二篇壬戌至常州主李申耆家出稿本質之申耆手爲繕清以爲其說多與日知錄相出入因

得盡讀日知錄三十卷歎爲經國碩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風俗而大爲之防唯摘章句以說經及畸零證据猶未免經生射策之習欲刪移其半別爲外篇以重其書而未果嗣遊揚州得見唐韻正五書心偉絕業而非所好也又得郡國利病書讀之徵錄賅備如醫家流之有本草綱目足爲日知錄之佐使迫展側吳越近世聞人之書入都得寓目竊以爲百餘年來言學者必首推亭林亭林書必首推日知錄繼聞亭林有詩文集求之不可得今歲家食見黃脩存藏亭林遺書十種詩文集備在假歸讀之乃知所著又有肇域志其稿不知

何在人間否而集中自述日知錄之辭有曰意在撥亂滌汚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又曰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又曰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道之隆汚各以其時使後王得以酌取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然後知亭之所以信亭林者乃即亭林之所以自信宜其方說之多符合也如日知錄所載自古有亡國無亡天下國亡卿大夫之責也天下亡則士與有責焉集中所載天生豪傑必有所任拯斯人於塗炭爲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又曰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今日之事興一利便

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必亂又曰目擊世趣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飭風俗則教化綱紀爲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至哉言乎可以俟諸百世而不惑矣亭林之自序曰少爲帖括二十年已而學爲詩古文以其間纂記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餘年讀書日以益多而後悔其嚮者立言之非懇懇乎其不我欺也予年十八郎罷帖括之業而力求吾儒所當有事者備書負米經三數十年頗能遠傷廉之取不枉已以求合辛苦顛躓而

不悔茲讀亭林詩文按其歲月核其行檢辨進修之日深信立言之有本使勵志之士得以倚而自堅讀其集而日知錄乃以益重則信乎其近世學者之首也亭林耳目至廣記誦絕人勤於筆札至老不勌於以參較錯互辨正譌謬其學能舉大而不遺么細雰溉小儒曰飽飫一得之勤以及考證聲韻金石輿地名家者十數而不止上者推演以自植下者稗販而諛聞是亭林之所長也予少小尠所聞見雅善遺忘唯以食貧居賤知民間所疾苦則心求所以振起而補救之者稍長困於奔走涉世事讀官書則知求所以致弊之故而潑其源又

知舉事駭衆則敗成常求順人情去太甚默運轉移而不覺必能自信也而後載筆然猶必時察事變稍有窒礙則不惜詳更節目要於必可舉行以無憾後世是予之所長也至於詩文一藝結習同深亭林之詩導源歷下沿西崑玉溪杜陵以窺柴桑予則托始供奉溯康樂平原以逹步兵東阿而弛負於曲江杜陵亭林詩從聲色入予詩從臭味入言必有物風雲月露不得涉其毫瀋是則所同也亭林之文宗考亭以躋南豐以其立志遠而讀書多史事數將時有獨到語爲曾朱兩家所未及予爲文能發事物之情狀窺見全隱有如面談繁或

千言短則數語因類付形達意而止是則千慮之一抑亦有不敢多讓者要之亭林之學成於責實予之學出於導虛使得周旋几席以上下其論議則予可免憑臆之譏而亭林亦少術疎之誚矣亭林見韻補而自傷譾陋獨學欲求如才老者與之講習則明六經之讀復三代之舊夫豈其難則予讀亭林遺書而不能不重爲之嘆息者亦無怪矣

自編小倦遊閣文集三十卷總目序

凡正集十九卷內賦三卷詩二卷文十五卷共二百六十一首別集十一卷內賦一卷詩二卷文八卷共

二百十九首

敘曰予爲孺子時初讀文選即仿爲古賦五言詩又性好攬論得失援古證今依眉山龍川墻壁而爲之所居卑闇見至尠比及成童累稿過寸雖未嘗出以示人然頗自矜恃以爲爲舉世所不爲也嘉慶庚申秋試識陽湖張君翰風於號舍翰風銳精輿地而昵權家言知余來自川楚詢軍中事實予既告以所親歷復爲言賦不難治狀翰風歎絕旁及詩古文詞遂絮語達旦既輟試再三過從翰風執手曰吾子濟世才也然好爲詩是耗神甚今當別幸爲生民自愛予輟韻語自此始嗣翰風

過揚州為予删諸體詩千餘首存四之一而焚其除稿今三十年必不得已而有言亦艱澁非復少小體勢矣識翰風後二年又識其甥武進董君晉卿晉卿甫弱冠工為賦及古文覽其賦閎廓幽窈古文亦渾深有作者之意雖沿用桐城方望溪劉才甫之法而氣力遒健能自拔故予雖不喜望溪才甫而特愛晉卿退視已作率蕪蔓不可采自是始專以一心求人情事理之原有所得而達於詞蓋戒則止依傍之陋漸就滌除矣然亦以廿餘年逢轉江淮間行笈鮮攜書籍舊業韓歐蘇王之章句悉遺忘不能舉唯以周秦諸子自隨尤好孫卿呂

覽然南華內篇離騷經反覆諷詠卒不得其旨歸古今文士言得力必於莊騷乃後知姿性弱劣與能相逕也又求習小學故訓大都依俗說尤平近不能發奇趣故嗜書然畏錄副草稿數十百卷常改竄至不可辨從兄子時孟略以意爲繕錄從弟季懷續加勘校分言事紀事襍著三編然首尾不完具道光甲申予年適五十衰頹荒落自分終已不可用遂欲芟薙舊文而笥中稿本半爲鼠耗存者又塗抹潦草不能授書手目力復苦耗不自耐時作時輟今年長夏家食乃銳意擇可識別者得若干篇其有託體較大關係身世則歸之正集雖么

小不足數而稍有意與與夫鄉曲賢士女之宜紀述以及代言之足濟時用者錄爲別集代言中成於受意者署曰代某若斷自已意則曰爲某以示區別兩淵最少作說備所言稍長涉事夾然唯農政一册差足自信餘說殊有不盡可見諸施行者旣別錄爲成書唯摘取敘論入集竊嘗謂古今人思力應不相遠而古人成材多者則以其積學敦行不怠倦閱歷久而精進深故出於心借於手能以理明詞舉也後之人稍長涉事則頹然自放以晉卿之傑出流輩而自壯歲以後轉側齊豫燕趙之郊者十餘年所作顧平近不能稱初志矧余之學

殖既淺薄而數十年所遭遇又拂逆鬱勃百出者耶則其文之無可觀采也明矣故集錄如右畧述顛末以示子弟使有志者得以及時自力焉

壻張曜孫楊傳第男誠諱名家仁家丞諱名家讓校字

安吳四種卷第九

藝舟雙楫卷第二

論文二

十九弟季懷學詩識小錄序

世臣幼從先子受詩讀小序而善之然無從得毛鄭之書嘉慶丁巳爲大興文正公客乃見十三經注疏盡九月之力而讀之一過破句謬字不能自辨惟畧知爾雅存古訓訓古書者以古訓爲宜而詩疏於大典禮必博採衆說足爲羣經之綱領而已以後負米四方數十年惟壬戌在武進李申耆家七閱月旁覽載籍其餘舟車

旅邸之中或旬或月涉獵流覽罕有簡閱一書能自首至尾者也然願心知其故能以已意測古人立言之旨而窮其義之所止至于論先王制作之原亦能以近世人情上推之而原其終始于鄭氏之說常合是其所長也然思而不學以致惝恍不敢自信者其失固已多矣季懷于庚申之春自里門從至江寧略受文法繼以就食他去而季懷遂留江寧戊辰秋乃携季懷至揚州世臣出遊久多識前輩得讀書之要領揚州士人常過從者輒以所聞投之而江都凌曙曉樓至誠篤曉樓之甥儀徵劉文淇孟瞻九頴慧時歙洪桐生先生主講梅花

書院善世臣甚世臣所許可者輒召入院膳給之使與其養子敏同子駿蕩閔宗肅子敬共几席世臣以曉樓熟禮記遂與之言鄭氏禮而使治之孟瞻好詩遂使治毛鄭氏詩季懷與孟瞻同業子駿年最少而神解驚絕尤相善已而旌德姚配中仲虞在江寧聞季懷之說治漢易族子愼言孟開亦從季懷受詩先後來揚州而丹徒汪沅芷生治毛氏甘泉薛傳均子韻治許氏皆善季懷朝夕與砥礪相勸以力學季懷念鄭氏箋毛而說詩多以禮遂學三禮以古書不可臆通悉檢諸經注疏聲義周秦兩漢魏晉各子史家言杜氏通典圖經本草名

物與地之書及文選注太平御覽玉海一切有古書之單詞片義可採擇者逾八則自陳啟源稽古篇邵晉涵爾雅正義錢坫段玉裁說文解字王念孫廣雅以至顧炎武惠棟戴震錢大昕凌廷堪諸氏之說莫不悉心採索而要歸於求是蓋校閱古今書數千卷積十年寒暑不輟始斐然有志於著述又五年書乃粗成其擇術可謂善而用力可謂勤矣五年之間子敬以制舉更業洪先生猷世芷生渡江去子駿又不幸夭折曉樓由都下入粵倦遊而歸遷治鄭氏者治何氏公羊成公羊禮公羊補疏禮書數十卷雖未能精善然工力不可誣也孟

瞻去毛鄭而治杜氏春秋成舊疏考證十二卷駁冲遠五百餘事頗銳罕儔仲虞治易注十卷實有見於闔闢消長之機而無鑿空之說子韻以許氏校經旁徵而通其義孟開亦爲文十數篇以明鄭氏實翼毛而正義誤說者二子之書雖未成吾黨於是蒸彬彬矣然惟季懷之治詩尤久而不遷其初稿多論議是非繼乃恐屏攻擊專事證明疏通之學季懷之于說詩也信善矣誦詩者必達於政故曰入其國而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故詩之用頌美也陳古義以爲勸其用於譏刺猶欲戒聞者使改悔其行以不忍遽絕之也故其失也愚而事猶可

復今季懷廉厲而尙斷廉厲則遠于溫柔尙斷則遠於敦厚雖有所得其失難更近世之爲詩者推戴氏段氏戴氏任館職而未與政然吾知其能從政也季懷之書固可接武於二氏其咀含諷詠自管其情以達於事變異日而得從政也弗如段氏之爲天下口實者則庶乎其近之矣道光二年九月兄世臣書

詩禮徵文序

季懷以嘉慶戊辰秋始學詩至丙子冬推鄭氏以禮說詩之意爲書十卷有自序而無大名旣而棄之又六年乃成學詩識小錄十三卷尋于其不祿也已收淚次之

于壯今年春撰集遺書檢得致仲虞書稿有曰學詩入年自謂有得奮然欲述詩禮原鄭一書今編次粗就殊不足發明鄭氏僅徵舊文供制舉家撫拾而已覆閱之令人慚恧而家伯氏以爲不可焚棄俟異日之删定足下若見此稿本殆嘗鄙夷不以齒於吾黨也蓋季懷之深於詩而不自滿假者有如此然孟瞻孟開反覆其書僉謂援引淹通實足導來學之前路故原季懷本意名之曰詩禮徵文先校而梓之其藁草紛糾鉤勒拉雜閒有繁複待芟統類未一之處則子韻孟瞻賓叔孟開其有事焉仲虞遠在旌德相距且千里將來郵寄成書如

指摘疵纇當更正者俯楮以從固季懷之意也道光七年六月十九日從父兄世臣書

書毛詩關雎序後

序詩者序關雎通言詩之體用曰四始曰六義體爲作詩之本用爲作詩之法四始體也六義用也故關雎序以始始之以義終之而學者罕能通其說蓋一誤於史記述天子正樂之次因舉關雎之亂以爲風始而以鹿鳴文王淸廟爲雅頌始者配爲四後儒遂援爲四始之正訓一誤於以風雅頌爲體裁之名使六義止存其三而三經三緯之陋說以起按序言后妃之德風之始所

以風天下而正夫婦又申之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者明未有關雎之詩先有后妃之德先王所以能風動天下者以后妃之德實始之故曰風之始又以詩之用於刺者多或致疑風之不盡關乎德化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而復說之曰止乎禮義先王之澤明風仍自上行也是故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風之始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者雅之始人君以盛德致成功而可告神明者頌之始達事變懷舊俗吟咏性情以風其上者變之始故總而承之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鄭氏之說始曰王道興衰之所由斯爲深得序

意矣是故序言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非明乎四始之謂安能信詩之爲至哉序推明風義備矣至於雅則說之曰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明以正言其事爲雅之義與風之主文譎諫者殊科頌則述功德以告神是風雅頌之於詩其用與賦比興同故曰六義非體裁之名也編詩者就詩中得其義之多者而別其名然立義在詩先定名在詩後如後世賦物而名爲賦耳鄭氏於王風謂其詩不能復雅者正以詩義適當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與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者義異也崔

此則仍不免宋人易言之習蓋吾人佔畢必始宋學洎肄舉業益違雅訓迨至反而從事其本則少小之所溫㷀者如油入麪去之卒不能盡以同叔之精心果力尚未能免於此此不得不爲全書累也敢請酌而去之專明識字之原字既識則義自明讀者善擇而有得庶足以矯末學之弊而亡武斷之非同叔以爲然否

儀禮鄭注句讀書後

談君瓷華得儀禮鄭注句讀鈔本十九卷於淮陰市中余爲[illegible]定爲稷若手稿其朱書則亭林之所校正也余成童曾見是書苦坊刻多譌欲以原注謄刊之卒不果

幸見原稿故披閱一過而記其後曰儀禮之學晦且千年自是書板行而童子塾中能誦全文者十人而五則其所以惠來學助禮教者大巳近人武進張臯文又爲儀禮圖十八卷運精思以補闕畧然後揖讓之美人道之貴洋溢往復絕無迂拘而不可行於後世者苟循守二書以習其節文系其條理而深求鄭賈之所推類者以即於人情則安上治民莫善之故煥乎見矣未有者可以義起本身者百世不惑使斯世永與立之譽蒸民遠無禮之危則二張先生未伸之意而後死所其有責者也談君昔視學貴陽能以弦誦之治變其僿陋此物

此志庶乎其有望矣

論史記六國表敘

孟開曰史公序六國表先刺僭越次譏暴戾繼言其得天助據地勢而終以法後王秦豈有可法乎支离其辭意將何屬曰是史公之所觀於孔子而班氏以爲微文者也葢全書之綱領矣孔子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善哉史公之自敘也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作春秋撥亂世反之正春秋者禮義之大宗禮禁未然之前而爲用難知葢其幼誦古文長則講

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觀多也史公既不能達所
學以變漢夫是以不讓周孔五百之期垂空文著興壞
欲以明齊禮之化而已矣故篇首引禮文以正秦襄之
僭明秦之廢禮自上始也禮廢則必爭爭必以利軾功
者利之大而爭之至極也好戰則財匱不能不專利專
利則人心不附不能不嚴刑以心移爭利之身涉嚴刑
之世不能不阿諛取容史公傷之曰先本絀末以禮義
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職是故也至推秦之德與
力皆無可以并天下而當天心者謂上帝必歆其非禮
之祀而助之則未敢質故言若以疑之伯夷傳之所反

覆申明者仍此志也是其心憂時變而爲天下後世計書至深且切寓意六國則於漢爲無嫌危行言孫之教也秦蔑禮用暴漢不引爲殷監而循其故轍故賈生曰秦功成求得終不知反之廉節仁義轉而爲漢遺風餘俗猶尚未改高祖常稱李斯有善歸主孝文以吳公嘗學事於李斯徵爲廷尉是其學事不非秦也然則史公謂戰國權變可頗采識學者牽於所聞不察終始而以漢與自蜀漢互證秦收功實之故屬事比類隱示端緒眞知權之君子哉獨以漢因秦不變而禮教遂至廢亡也高祖素慢無禮然能以爵邑饒人陳平謂士之頑鈍

嗜利無厭者多歸之繼以孝文好刑名之言竇太后尚黃老之術黃老尊生尊生則畏死求不死者必矜無外孝武不勝多欲而逐始皇之迹土木兵革無虛日徭役繁怨讟興而算軺告緡之法見知誹謗之 相繼並作蓋平準封禪所記其事皆昉于西時也 廷君臣父子之間其慚德洵不後秦矣然奏 禮義黜儒術而聖人遺化猶在齊魯之間申公轅固生之流並廉直無所詘逮及叔孫通希世度務弟子皆爲首選公孫宏曲學阿世廣厲學官之路舉遺滋利孔興禮造爭端至使文學掌故援春秋比輕重以求尊顯是禮亡於通儒亡

於宏也史公知化爭莫如讓絀利莫如義是故太伯冠世家伯夷冠列傳重讓也表兩客穿孔美兩生不行書王蠋絕吭紀田叔鉗足尙義也尙義重讓則禮殆於可興矣然而漢廷諸臣唯賈生爲能不以卑近自囿達制治之源其言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類非俗吏所能爲俗吏務刀筆筐篋報簿書期會不知大禮秦俗尙告訐任刑罰令不避秦轍是後車又將覆也先王執勸善懲惡之政堅如金石而必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以起教於微眇也孝文以爲然使草具事儀興禮樂悉更秦法而絳灌大臣短而抑之史公悲賈生之

窮之不止其身也故既害其推言過秦之說復齒之屈平以明其志所以深致懺於娼嫉壅害而爲萬世有心維持禮教者慟也管晏之勳爛然矣史公乃推本鮑叔艷逃越石凡以尙讓重義之教必待人而後行庶幾帝臣不薮足以黜利去爭隆禮而興孔子之業耳相其折壺遂比於春秋爲謬自居整齊世傳非所謂作而卒謂署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明爲百王大法非僅一代良史而已孟堅讀之乃不得其指歸猥以爲陷刑之後貶損當世是非頗謬於聖人史公所爲著於書首大聲疾呼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者也

紬禮尙法以爭利秦治也漢初因之至孝武興禮重儒碩尊飾玉帛鐘鼓以欺世而嚴刑嗜利反甚於高惠文景之世遂使利操大權而人心趨之如鶩是天意欲變古今之局故史公發憤而作全書言廢書而歎者三一厲王好利惡聞已過一孟子言王何必曰利一公孫廣厲學官之路其義類可見

書史記魏其武安傳後

或問史公傳魏其武安既云魏其不知時變灌夫無術不遜相翼以成禍亂又云武安負貴好權則曲直顯明禍源昭著而復繼以禍所從來者何謂也予曰此自序

之所謂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者也葢憂世之微言而重斥外戚矣其序世家曰孔子罕言命葢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言難以知命責外戚在下不可恃而在上不可縱也故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外戚唯魏其賢能引大義以沮傳梁之失而太后顧以此除其屬籍故曰魏其之舉以吳楚明非吳楚則終身廢棄也旣以賢而廢棄則所舉必負貴好權通賄賂恣睚眦如武安者耳進退人才者人主之柄東宮操進退之權而顛倒如是豈必臨朝稱制乃足爲亂哉外戚重則公室卑其究則子政所謂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

者也迹武安初用事下賓客進名士欲以傾諸將相推
轂儒術設明堂興禮樂痛折節以禮肅天下非新莽之
前車乎高祖之侯澤釋之也以為將有功而臺產之並
侯也以父澤死事恐議者不察疑為恩澤故白馬之盟
曰非有功而侯天下共擊之侯以恩澤自薄昭始昭功
與定策亞於宋昌顧以建太子恩使與駟鈞趙兼同科
白馬之約始敗矣昭卒變謹畏之舊至殺漢使是啟長
君少君初至長安而絳灌以為我輩他日命且懸兩人
手則文帝示私外戚之禍可勝言哉是故竇太后趣侯
王信政君敕讓丁傅之嚆矢也條侯力持正議遏信侯

數年而條侯卒以得死竇太后好黃老以清淨退讓教宗室諸竇尚如此則婦人之不可用也亦甚矣當武安嚮用之時武帝曰君除吏已盡未其請宅地則曰何不遂取武庫是不必至魏其灌夫事始不直武安也帝初即位即以夫守淮南鎮天下勁兵處及其爲太僕以酒搏竇甫恐太后誅夫爲徙相燕則帝之知夫而全夫者至矣至東朝廷辯以兩人孰是偏問朝臣汲鄭對不能堅餘皆莫敢對武帝之用心實欲倚朝臣公論以抗太后而全魏其灌夫如袁盎諸大臣之持梁事也既莫對對又不堅而遂無如太后何矣故怒曰今日廷論局促

如轅下駒吾并斬若屬也以武帝之雄才大略而上追太后驕所薄陷所嚴況成哀之下材乎史公蓋前知之而隱其辭以爲萬世戒不然武安之患若吏民脩成子仲之儔耳吳楚之功最條侯魏其灌夫附條侯以傳可矣何遽如自序所述乎史公之特立此傳者深憂履霜之戒不至政君三世稱制龜鼎遂移不止也是禍所從來之謂也

復石贛州書

瑶辰四兄太守閣下上年曾於席間論史公答任安書二千年無能通者閣下比詰其故世臣答以閣下博聞

深恩誦之數十過則自生疑又百過當自悟閣下次日
見過云客散後即檢本討尋竟不能得端緒唯覺通篇
文意與推賢薦士不相貫串耳敢請其指歸世臣復答
以閣下半夜之間多則十數過何能即悟請再逐字逐
句思之又合全文思之思之不已則有得已非敢吝也
凡以學問之道聞而得不如求而得之深固也閣下旋
即奉差出省繼復攝郡赴虔遂爾遠違忽復更歲昨奉
手書具問前事委曲詳縟大君子之虛中眞學人之果
力悉見簡內世臣不敢不遂進其愚以明麗澤互師之
道矣竊謂推賢薦士非少卿來書中本語史公諱言少

卿求援故以四字約來書之意而斥少卿爲天下豪傑以表其寃中間述李陵事者明與陵非素相善尙力爲引救況少卿有許死之誼乎實緣自被刑後所爲不死者以史記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記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爲少卿死而史記必不能爲少卿廢也結以死日是非乃定則史公與少卿所共者以廣少卿而釋其私憾是故文瀾雖壯而滴水歸源一線相生字字皆有歸着也世臣前曾以此疑獻於邁堂嗣接其書三次近又在省面晤竟一字不及此事可謂不以三隅反者矣邁堂在西省已爲僅有而尙如是安得有如

閣下三數人共發古人之覆乎虔州最稱難治閣下居之駕輕就熟無足慮者酷暑唯千萬珍重世臣頓首

與周保緒論晉略書

保緒二弟足下春杪承寄示晉略核閱累月紀傳俱未及卒而目力殊苦不給屬張君司衡爲卒其業各簽商數十百事大都與原書較優劣於章句之間無關大義以未能知足下作書之旨故也及足下至揚面述敘目必宜改作使讀者知巳意所在昨承見過示以刪定紀傳三首更造敘目一首文采燦然義例辨晢虛懷果力無與少壯推此以論其必舉盛業無疑也欣喜無量故

願與足下盡言之夫事增於前文減於舊前人新書之例也尊著既以畧名是無取矜博眩奇矣然必綜緝得失著明法戒以伸作者之志故凡事之無係從違人之無當興衰者舉可畧也至於人心所趨覘乎初政心趨既久遂成風俗風俗既成朝政雖力矯之而有所不可今古一轍匪唯晉代然而撥亂反正端重人事人事修天運變不善者善之資晉畧之志當在是矣原書於朝章法制其事多散人心風俗其辭多隱散者聚之而後明隱者通之而後顯則事略而義詳較之文減事增爲功尤偉唯足下垂察斷自泰始當時成議然追尊之宜

景文三帝王業已成魏志既不立傳未便同之蓋闕故
原書三紀之外記錄恐入泰始並非自亂其例今宜另
立一篇題爲外紀以明金運之原且以見司馬氏無功
於當塗無德於黔首而一時藉曹氏之寵以享豐厚者
競與輸心佐命眞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顧以君而
入關鴻基創永制貽謀有不舛乎無怪袁嵩朱碩之於
王浚沈充錢鳳之於王敦匡術路永之於蘇峻郗超劉
牢之之於二桓劉穆之之於宋武接踵而起也故外紀
一論可以檃栝兩晉極言天人之故矣原書南渡後帝
紀不詳北事聲教既非所及故其無涉江左概從簡略

是斷代之體也足下依據通鑑補綴完具爲以便觀省
耳至宋武身爲宋祖例不於晉立傳宜詳其事於孝武
安恭三帝紀中以明金運之委然後立表以舉其綱要
則自然提挈在手與尋從心矣晉代年號諸國叢雜至
難尋檢宜創立一表國經年緯横列甲子諸國主初見
始盛皆注其年之下其奉晉正朔者實皆帝制自如一
體編次未有年號則以名紀拓拔氏殿諸國而首北朝
宜與晉初之吳並作大行以示區別國多非一行所容
又宜以地爲統如劉漢石趙冉魏同作一層以歸簡易
州郡爲一表詳載割隸淪没僑置及其治所宗室諸王

爲一表自非乃心曹氏及輔政與倡亂有事實宜記錄者其世系建徙悉詳於表以省繁複執政爲一表不論官聯止標國柄使治亂之功罪有歸而其時伴食之流亦與附載以儆庸鄙方鎮爲一表其自稱遙授虛授權授命帥俱隨事注明使不相紊而僞授一併備列以彰全局原其先用諸王繼以世族非此二途即係武夫莫不專制所部樹私人事封殖薄親民而鄙政事徵求無度流亡莫卹新附無以自安土著無以自植嘯聚以資奸雄驕蹇成於邊養兩晉興亡實在於此勳封爲一表叛亂爲一表七表既立詳而有要簡而不遺乃可別功

過之等差定忠奸之標準以議列傳去取矣然必爰知其惡嘗知其善或從宥過或嚴誅心或當責備之科或在爲諱之列務以昭勸示懲垂諭方來而已略陳數意以効閥舉禪代腹心不過數人宜爲合傳其配食太廟多以地望備數名見紀中無煩縷述平吳之役謀主功首自宜同傳而附列爪牙然平吳而主德驟變馴致八王五胡馬宗遂覆夫以武帝初政之隆使釋吳以爲外懼而紛壞閫固藩翰遲之十稔吳終自至叔子腹心三世智能察微自宜綜初卒權輕重以爲不拔之建顧乃忍俊不勝迎主心以邀混一之大名苟先遂事竟爾伏

辜而叔子身名俱泰千載無譏豈非今古之大偉歟況叔子身仕魏室已躋通顯徒以景獻之故助馬以傾曹南風五惡晉武悉知豈以叔子而竟茫昧心移勢焰遂復纂賈以危馬士之傾危於斯爲甚斧鉞之誅所宜首及及乎江左微弱釁隙迭構卒能亢國傳後苞含隱忍茂宏實濟其功然決擊華軼以肇拓疆域示趨向雖志在自利其剛斷有足稱者又逆敦近在同氣疏討刁劉原欲引入彀中而能濟然不滓上契主心下孚衆望器量尤爲難名然不納陳頵拔卓茂顯朱邑之至計遂使勤民之實政無聞白望之謬尙如故斯其蔽也至以私

怨傾周戴棄冲人挾子出奔復起周撫尤爲舛矣士行戰勝攻取强毅精能故自加人一等然恪遵酒限而不守封鮓之訓必滅杜弢以自張致疑當軸蘇峻之役始謂不敢越局既廹於大義仍事反覆終乃嚴劾卞敦以自飾而反爲任讓乞命郭默之役庾亮辭賞而士行獨受江州且移鎭以逼南門雖臨去有老子婆娑之言或爲黍佐求富貴者所慫恿然心迹至爲累矣太眞忠孝英武峻約小醜勝算內成而必引士行推爲盟主銷夙嫌以弭後釁純德發爲遠見者也道徽當奔亡託命之時守素不撓而乞活爲之心折陶庾各具晉陽之甲憚

其持正銷兩難於無形安石步趨茂宏再定大亂而遊心物外不使康樂更居形勢之地三賢近於無疵矣然而茂宏安石之寬簡未必盡是刁劉諸庾之綜覈未必盡非成敗既殊安危遂判優遊固足養患操切立至失人君子平情論世未嘗不歎其不崇實以厲頹風覽末流之莫挽恨澄源之失術也若道徽含飯以哺兒子乃襲用范書陳言斷非事理太眞遷都一議宜以入茂宏傳至九錫之請燃犀之戲自是賢智之過安石千里棄官以奔弟喪豈謂不崇禮教且大功誦可未便以絲竹小癖遽坐戎首凡是之類宜在諱例兵凶戰危全爭廟

勝若非得算實多鴻議可法皆屬搴斬之勞事蹟悉附勳封叛亂兩表即其有當傳例亦與衛霍輕重別無殊異表見各附主將之末是史公傳衛霍之成式也至有親民蒞官參議莫儒能違時賢之術篤念小人之依必宜力爲搜採事雖小而必詳其功言雖廢而必徵其效於以振弊俗而重邦本民譽一門所宜增立清談爲晉人病源書法爲晉人絕業足下特立兩門誠爲允協然清談當彙及門地時望使虛車之陋不致偏枯書法以右軍爲極則足下移入列傳以重其人是猶有世儒之見也但當檢括本集備載會稽荒政以補傳缺乃爲得

耳原書載記之作仿自史記匈奴兩漢西裔各傳以其棋布中土故立此名並非僭竊足下改爲外紀紀之爲名史例專屬帝者自宜循歐陽之舊別爲國傳非專爲避卷首也至原書大體可觀所指大失雖非苛索然鄙意以爲無庸攻擊專明已意使書自書而畧自畧學者既讀晉書必不能不求晉畧則可藏名山傳通邑而足下數十年之苦心與天下後世以其見矣唯希鑑察者濕珍重不具癸巳六月十九日

晉略序

晉畧六十六篇都爲十冊吾友荆溪周濟保緒之所作

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晉之得天下可謂不仁矣是故其得也至易至奇而分崩瀉析亦至速至慘中宗東奔居讐地用讐民乃享國奕世大亂屢作宗祀卒延豈不以吳皓暴虐平吳之役善反其政依於誅君弔民之遺至於敗亡逃死又能決大計使南士智勇不失其職始事有經濟變得權所以致此固非倖矣然則無功叨竊雖得羣小比周之力而埋狐者搰不旋踵以當塗孤立為監而大禍即發宗藩防患其可極乎德在黎庶雖微弱無比數卒食其報此可以明天道之不變而長世者誠不可任狙詐以

自獲罪也唐初儒臣集十八家之說纂爲晉書事迹頗具而此旨不明無以昭勸戒垂世法保緒深達治源取晉書斟酌之歷廿餘載至道光癸巳寫出清本走使相質旣得余讀又解散成書五閱寒暑乃成今本而余赴章門保緒赴淮陰轉客漢皋相距較遠保緒繼以己亥秋物故旅次及余還轅保緒嗣孫煒以刻本來將遺命乞序言其分合故籍若網在綱簡而有要切而不俚抉得失之情原興衰之故貶惡而不沒善譏賢而不藏慝大之創業垂統之猷小之居官持身之術不爲高論不尙微言要歸於平情審勢足以救敗善後而已匪典午

之要删實千秋之金鑑至於州郡紛錯詳覈爲難展卷
豁然庶無遺憾雖峻潔稍遜承祚而覩汞叔之原委不
具君紀情勢不了臣傳者亦已遠矣此子爲不朽柰哲
難誣必有以余爲知言者保緒顥慧絕人遷善不嚮嘉
慶甲子年甫弱冠訪余於白門一見之頃問難竟日篇
則取詩文舊稿盈尺者付之火持燼見示以請極言勇
決精進宜其所就能至此也余壯本落殖近且七十一
事無成追憶昔遊愧悔何已道光廿有三年四月朔安
吳包世臣書

摘鈔韓呂二子題詞

文之奇宕至韓非平實至呂覽斯極天下能事矣其源皆出於荀子蓋韓子親受業而呂子集論諸儒多荀子之徒也荀子外平實而內奇宕其平實過孟子而奇宕不減孫武然甚難學不如二子之門徑分而塗轍可循也劇通賈生出於韓晁錯趙充國出於呂至劉子政乃合二子而變其體勢以上追荀子外奇宕而內平實遂爲文家鼻祖蓋文與子分自子政始也孔才得其刻覈而失其駿逸子厚永叔明允介甫子瞻俱導源焉後遂無問津者南宋有伯牙琴近世有激書一枝一節時有近似而世少知者夫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不韋遷蜀世

傳呂覽史公次之易象春秋引以自方其愛而重之至矣史公推勘事理與酣韻流多近韓序述話言如聞如見則入呂尤多淄澠之辨固非後世掃揗規撫者所能與已子厚封建論永叔朋黨論推演呂覽數語遂以雄視千秋小子壯歲始得二書而摘錄之嗜之數十年雖姿性弱劣無能為役而溫故知新所見固有較諸公爲深者檢篋得本故題其首道光癸卯初夏

書韓文後上篇

世臣幼從鹿門八家選本讀退之書說贈序數十首愛其橫空起議層出不窮成蹟見明允筆力健舉辨才雄

駿不可羈而嗜之又謂介甫蟄鷙能往復自成其說薄退之橫空起議爲習氣且時有公家言又間以艱澁未覺必爲陳言務去皆醇後肆也爾棄筆蓬轉唯以孫武荀卿韓非呂覽自隨遭遇率谿勃歷二十餘年記誦遺忘殆盡道光乙酉過丹陽在荒市得韓文蠹淵舟中反覆之歎爲筆勢生動矯異加以丹墨至松江爲江夏陳芝楣攫去家仍無本閱十七八年時時思之今年病目二百日差愈過鄱陽陳伯游家見韓文考異夙聞爲善本假歸讀之目力猶不賴然日輒盡兩卷既三過乃知文從字順各識職一語退之實自道破窔奧益文家關

鍵必在審勢文以從爲職字以順爲職勢之所至有時得逆以濟順而字乃健得達以犯從而文乃峻不此之識徒以從順爲事則文字不得其職是退之心契周秦先漢復志賦所稱用心古訓識路疾驅者抑時時有合歐蘇曾王則皆未鑒此竅也世臣讀退之文所見前後凡三變於其得失似有可言者退之以闢二氏自任史氏及後儒推崇皆以此今觀原道大都門面語徵引蒙莊已非老子之旨尤無關於釋氏以退之屏弃釋氏未見其書故集中所力排者皆俗僧聳動愚蒙以邀利之說繼自度其力不能入室操戈以伐之故文昌諱勸者

書而答以須待五六十時也釋氏書始入中國止四十二章其言淺而切與儒不甚遠後此內典則皆東土所譯聳愚邀利之說已有竄入者及明上人壇經六卷獨標心印持論最精然意主深刻遠於人情與吾儒平易近民躬行漸進善善從長之義始殊有宋諸儒援其精言以入儒術自謝爲千聖不傳之祕是釋氏之精徒足亂儒而俗僧世守者則益倡福田利益以攫愚夫愚婦之財利故徒從雖日衆而其道則極衰是俗僧自衰之非必退之辭而闢之之力矣其策問有云毋乃有化而不自知者意葢謂釋氏近墨也而讀墨子則謂孔墨必

相爲用其附麗上同兼愛者僅擣撦儒墨字句耳墨氏之道其要義屢見呂覽足爲孔墨相用之證而一未徵引其亦薄不韋未省其書如釋氏言乎退之自論文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核順宗實錄董晉韋丹孔戣權德輿各誌狀及其他先廟神廟碑悉嚴肅有體勢即有酬酢人事者亦鄭重不苟下一語可謂記事必提要已原性所稱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遠罪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則眞能鉤玄以纂言者然韓文如是者絕少蓋切要語本自無多大學一書祇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毋自欺也兩言中庸一書祇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兩言耳又可求多於退之乎退之文之盛者聖德詩序及詩薦士南溪始泛和太清宮紀事檄鱷魚釋言行難五箴策問十三首皆無媿古作者上宰相第三書雖少作而精心撰結氣盛言宜于政無以遠過同時有感二鳥復志兩賦除晉宋之徑路莫追屈馬雖挽强未得手柔之樂而紆廻往復意曲而達其自道立志用力者信不誣已進學解余應之下故爲舒緩遂爾頹靡王承福傳操杇過富貴之家以下亦嫌瀾漫送李愿歸盤谷摹寫情狀間入駢語緩漫之氣勢送窮文起結亦樸率俱足累通體使精神不發越半淮西

碑最爲今古所重然推本君德而上斥列祖歸功裴相而揶揄逼朝立言既爲非宜且六月采芑江漢諸什並美宣王而詩人止述將士勞苦良以將士用命以有功則君美自見何必如碑言乃爲善頌哉然其詩則佳甚分别觀之可也訟風伯月蝕射訓狐讀東方雜事譴瘧鬼諸作譏刺當路不留餘地於言爲不慎於文爲傷雅子瞻斥其性氣難容良非過論張中丞傳後序記遠與巡死先後異一節令混不能作下文辨駁之勢毛頴傳尊史以爲至紕繆國史補以爲逼史遷後人皆是李說然士君子立言有體遇事之必不可無言而勢有必不

能明言者則常託於諸詞危說以見意彼毛穎何所取
耶無取而以文爲嬉笑是俳優角觝之末技豈非介甫
所譏無補費精神者乎南山陸渾山火聯句諸什亦其
類矣然毀退之生平則進學解所謂長通於方左右具
宜者實足爲言行相顧胡不慥慥者也令陽山河陽刺
潮袁政事論說絕不以竄逐故少息所事負所學其立
朝論迎佛骨論捕賊行賞論天旱人饑論禘祫爲吏部
寬假令史而令史之權反以輕是左之宜也守戒與柳
中丞書論淮西事宜論黃家賊說韓宏使協力使王庭
湊以口舌定鎮州之亂得布衣柏耆以招王承宗牧德

隸二州不煩兵力勸晉公以戰士三千襲蔡晉公遲疑
功乃歸於李愬在晉公固不必以折首爲奇而蔡逆就
囚卒如退之策是右之宜也唯駁平叔變鹽法未悉當
時情事不敢定其當否耳至於内行之修友誼之篤載
於新舊史散見集中者尤備當世碩儒以爲氣厚性通
論議多大體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盡之矣考異脊集
各本與同以文義核定從否得者什常八九晦翁自許
一生在文字上做窠臼信已其有各本皆不合而斟酌
文義獨得其是者以無本可据止附註而不逕改比其
注經爲尤慎間有一二不合者則以南宋盛行時文晦

翁少小所業於退之行文安字之法固有不能盡通者假本巳兩月許恐徵取迅速故畧記崖梗俟過此以往考核所見進退焉道光廿有三年季冬十三日書

書韓文後下篇

古人論詩文得失之語大約有三有自得語有率爾語有僻謬語自得語以心印心直見作者眞際後學依類求義可以悟入單微率爾語本出無心以其名高矣口流傳僻謬語自是盲修瞎古人以塈來學如子長謂司馬法閎廓深遠三代征伐不能竟其義子政子雲謂子長有艮史之材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

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子雲謂長卿賦不從人間來讀千賦則能爲之魏文帝論鄴中七子鍾嶸謂士衡所擬之十二首古詩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子美謂薛稷曰少保有古詩得之陝郊篇其謂太白曰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太白登華山絕頂題曰此地呼吸可通帝廷恨不攜謝朓驚人句來此搔首問蒼天襄美謂清遠道人虎丘詩一字一句若奮若搏建安詞人不得居其右孟會謂子美朝進東門營詩其妙可以招魂復起子由謂子美哀江頭如百金戰馬騰坡躍澗如履平地下視樂天微之直如跛鼈子瞻

言智者創物能者述之非一人而成君子之於學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故詩至杜子美文至韓退之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此自得語也唐人謂與公天台山賦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二句是佳處又謂昌黎進學解玉川子月蝕詩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鞍勒騎生馬任華愛太白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兩句永叔謂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頹大白之所以推倒一世者在此山谷謂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是太白至處又謂東坡黃州寒食詩似太白正恐太白有未到處此率爾語也樊汝霖謂門

雞聯句爭觀雲壙道助叫波翻海是韓詩之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是孟詩工處山谷謂退之記夢詩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只上句哦字便是所難乃爲詩之法此僻謬語也自得語非近有得者不與知僻謬語信從者究屬無多唯率爾語間於可否至易誤人而率爾語流傳至盛者莫如永叔晉無文章唯淵明歸去來辭一篇子贍唐無文章唯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之說也固二公心有所感而偶然所出然藝苑久以爲圭臬矣李愿序前已備論陶詞則東坡亦有託其文以不朽之語按子雲謂詩人麗則詞人麗淫則

別詩詞爲二孟堅謂詞者意內而言外則與詩固無殊異歸去來詞論其外言則不麗求其內意復無則不唯與其詩之骯髒沈鬱殊科即比閑情賦寄意修辭亦大有間而丞叔唱於前子瞻和於後想以淵明恥事二姓爲南朝獨行意詞爲拔足始基重人以及文耶考淵明自序稱乙巳十一月作此詞宋武以甲辰三月起義旬日間遂剗僞楚遣迎安帝於荆州自退籓於徐州乙巳五月安帝還都宋武此時可謂功蓋宇宙忠貫金石淵明豈能逆料十五年後之必代晉哉史稱淵明自以晉宰輔之後故宋武王業漸隆即不仕永初之後唯題甲子然詩集中書辛丑乃隆安五年書癸卯乃元興二年皆在宋武未建義

濆之前說既無據史言淵明爲鎭軍建威參軍本無主名李善注始爲鎭軍參軍經曲阿題下引臧榮緒晉書曰宋武行鎭軍將軍宋武鎭徐州曲阿乃其治所則鎭軍之爲宋武無疑近人安化陶澍祖其遠祖謂斷不爲宋武幕僚其所佐者乃劉敬宣也敬宣以乙巳加建威將軍爲江州刺史未嘗爲鎭軍而荆溪周濟又曲附澍說謂隆安三年爲武陵王遵鎭軍參軍多家都下義熙一年乃從敬宣爲建威參軍說尤鑿空遵在都官太常中領軍留臺暫奉爲大將軍以承尋陽之制並無遵軍之名敬宣刺江州安帝還都劉毅謂其過傚敬宣即自解職去計其去職當在夏秋之交淵明以八月任彭澤則與建威參軍相接祠序不得云家貧不足自給親故勸爲長吏求之靡途家叔用爲小邑也其時沈田子朱齡石皆爲建威何取於手握重兵首先迎降遣寶致晉祚中絶卒以反覆父子并命之敬宣而以爲善擇木哉史又稱彭澤公田悉令種秫妻子苦請乃令種秔各半八月非種秔秫之時十一月已去官焉得有此事故知想像之辭通不可信

晉承喪亂文物凋弊至秀孝莫敢應試裴頠崇有郭欽徙戎道明議移

鎮逸少答深源書上會稽王牋俱樹義甚高而詞多格
塞然杜歆劉淵父子李暠之文載晉書者則淸越渾健
有西京風不得謂晉無文章也唐文退之之外推子厚
厚貶斥後乃盡變少壯風格力追秦漢與退之相軋然
其先爲駢儷時氣骨淸健固自度越世俗是外燕許之
宏麗雄肆權李之幽艷宕逸俱足自植然燕許中乾權
李氣褊唯敬輿文體雖仍當時而義取管孟厭人心切
事理當其動盪沉酣賈晁無以相過實有退之所不逮
者亦未能遂言唐無文章也祀竈日又書

書桃花扇傳奇後

傳奇體雖晚出然其流出於樂樂之爲教也廣博易良廣博則取類也遠易良則起興也切故傳奇之至者必深有得于古文隱顯回互激射之法以嗣思鑄局若徒於聲容求工離合見巧則俳優之技而已近世傳奇以桃花扇爲最淺者謂爲佳人才子之章句而賞其文辭清麗結構奇縱深者則謂其指在明季興亡侯李乃是點染顛倒主賓以眩耳目用力如一髮引千鈞累九九而不墜者近之矣然其意旨存於隱顯義例見於回互斷制寓於激射實非苟然而作或未之深知也道鄰身任督師令不行於四鎮故於虎山自剄時著三百年天

下亡於我手之語以明責其罪虎山罪明則道鄰可見不責高劉者以其不足責也然福王之立也道鄰中夜結士英以定議卓見朝宗四憶堂詩梅村九江哀亦云大學士史可法馬士英定策奉福藩世子福王立則與崑山齟齬無以得上游屏翰之力而爲之曲諱者葢不欲專府獄道鄰使馬阮反得從從罪也既書道鄰之死不明而又書祭者責其并不能求死於戰也龍友死戰而不書者以黨惡咎重不許其以死自贖也崑山之死也特書後世將以我爲亂臣之語者明其心之非叛而罪則當死葢崑山不稱兵離楚則馬阮不奪虎山許定國雖北渡河尙可截淮爲守也至北都

自死諸臣上不能致身以卹國難下不能引退而遠利祿是直計無復之欲買價泉裡耳故借書賈射利之語以深致其誚其士人負重名持横議者無如三公子五秀才而迂腐蒙昧乃與尸居者不殊然而世固非無才也敬亭崑生香君皆抱忠義智勇辱在塗泥故備書香君之不肯徒死而必達其誠所以愧自經溝瀆之流書敬亭崑生艱難委曲以必濟所事而肅懦誤國者無地可立於人世矣賢人在野立嚴廊主封域者非奸則庸欲求國步之不日蹙其可得乎然而爲師爲長端本爲士士人倚恃門地自詡虛車務聲華援黨與以犄撫長

短其禍之發也常至結連家國而不可救此作者所爲洞微察遠而不得不藉朝宗以三致其意者也

東海記傳奇敘

甚矣折獄之難也人知刑求之辭不可恃謂熬審之辭爲可恃乎孰知到案即承之辭之尤不可恃也故刑求而翻異者十五六熬審而翻異者十二三到案即承則斷無翻異已受辭者方自詡以爲得情豈知其沈寃有更甚於刑求者乎漢東海孝婦事明書史册雜見紀載孫轉運謂其誣服爲不欲累坐小姑似矣然抑安知其非逆料尸居者之聽必不聽而不忍以純白之身見辱

伍伯爲此自承耶故臨刑而以緇竿自雪則知孝婦之寃結無可告訴者非極至隔絶天地之和歷三年之久毒流千里不止也且其時守令之聽此獄也非有所爲而爲而禍已如此良可懼矣世所傳六月雪傳奇或借孝婦爲言而別有所寄非傳本事近人作東海記以紀其實頗雜以現行事例又其文不詞不足以聳動觀聽太倉王君季旭更之其詞旨悱惻其節奏簡易吾知坐華屋綺筵而徵新曲者必有思齊內省之心一時並發勃然而不能自遏者矣是季旭之志也

蘇州寶蓮寺主松濤法語題辭

如是我聞於法果無所說乎願解如來真實義於法果無所得乎章句積八萬四千而宗旨在不立語言文字無上微妙之法故非口舌所能形容翰墨所能名狀者矣靈鷲一公嘗舉此義以難余余曰不立語言文字者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章句積八萬四千者善以譬喻而曉喻人也無所住而生心故於法無所得善以譬喻而曉喻人故於法無所說一公曰善哉落言詮實蓮松上人者一公座下之龍象也示余以法語若干卷善哉不落言詮矣余既樂大乘有擔荷者而又吾故人之弟子也爰歡喜讚歎而題其卷首以詔讀者

問樵上人海上移情圖記

數百年琴譜皆出廣陵廣陵固多碩師哉近世之善者曰吳思伯思伯之學傳釋仙機其別曰顧夫人顏夫人授梅蘊生仙機授釋問樵蘊生沈精操縵遐慕叔夜名所居曰嵇庵以諭其志然其言曰琴之妙在聲聲者情之所寄也古之人情有所觸而託之聲後之人循舊聲而以託其所託故聞其聲則必知造此聲者爲何如人人所爲造此聲者因何如事具此真解唯小子與問公矣吳君仙公未足以與此也余按呂氏精通之辭曰鍾子期聞擊磬者而悲嘆曰心非臂而臂非椎與石悲存

於心而木石應之其博志則曰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其師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今將教子以秋駕尹儒爲言所夢固秋駕已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精而熟之也言授受聲聞之相交必以精也是故藝之至者必移人情然非其人之情先能自移則藝固不至矣夫以伯牙之學成連之教而移情必以海上爲期情固必移於海上乎古人聞濤聲見劍舞而悟草法覽山川雄奇詩文爲之增氣是豈有迹象可擬理趣可尋者乎是伯牙之情能自移而適移之於海上也是問公作圖之指也

小倦遊閣記

嘉慶丙寅予寓揚州觀巷天順園之後樓得溧陽史氏所藏北宋棗版閣帖十卷條別其真僞以襄陽所刊定本按之不符者右軍大令各一帖而襄陽之說爲精襄陽在維揚倦遊閣成此書予故自署其所居曰小倦遊閣十餘年來居屢遷仍襲其稱而爲之記曰史言長卿故倦遊說者謂倦疲也言疲厭遊學博物多能也然近世人事遊者輒使才盡何耶葢古之遊也有道遇山川則究其形勝阨塞遇平原則究其饒确與穀木之所宜遇城邑則究其陰陽流泉而驗人心之厚薄生計之攻

苦遇農夫野老則究其作力之法勤惰之效遇舟子則究水道之原委遇走卒則究道里之險易迂速與水泉之甘苦美耗而以古人之已事推測其變通之故所至又有賢士大夫講貫切磋以增益其所不及故遊愈習則見聞愈廣研究愈精而足長才也今之遊者則不然貧則謀在稻粱富則娛于聲色其善者乃能于中途流連風物詠懷勝蹟所至則又與友朋事談讌逐酒食此非惟才易盡也而又長惡習予自嘉慶丙辰出遊以至于今廿有七年矣少小記誦荒落殆盡而心智益拙志意頹放不復能自撿束而猶自冒此倦遊之名也其可

懼也夫其可愧也夫

述學一首示十九弟季懷

余本中上資庭訓受先子提撕禰祿中郎云求在已差長艷科第七歲學八比遂尋讀書功祇誦勿詩禮未能詳訓詁亦爲剿說計然全關倫常必審辨非是諄諄人禽樞升塈决于此此學異吾鄉羣嗤爲迂鄙此心遵大路已不躓荆杞蹉跎且成童先子病疥痔五載侍藥隙夙夜讀選史遐追遒麗詞冥心探原委雖云無師學略能別善否又復羨兩漢豪士許國偉遂攻權家言成敗較絲絫撫躬覺有獲深晦遠衆傀不幸背庭訓立腳猶

跛倚貧既能敗行所與或比匪幸天牖其衷就食皖江
涘得遊大興門朱石君先生乃覩為人軌遂覺汗浹背有如
暑絖臬立身期返初聞見亦差敵乃嘆前所學所得皆
糠粃乃知恥剽竊眞積務尺咫三禮尚完書能固人筋
髓千載賴鄭公世亂道不否學者準此的反求道在邇
續自讀通鑑治亂示掌指復得君卿書研索植國體創
制兆興喪經緯二書備今古有作者莫能與參儗望途
可漸進蓬轉又中毀幸每遇宿儒容我居子弟問難析
其疑一一銘心瞀劉生武進劉逢祿字申受紹何學為我條經例
證此獨學心公羊實綱紀易義不終晦敦復有張氏武進

張皋文先生諱惠言觀象得微言明辨百世俟私淑從董生武進董士錫字晉卿略悟消息旨讀書破萬卷通儒沈與李吳沈欽韓字文起陽湖李兆洛字申耆益我以見聞安我之罔殆鄭學黃陽湖黃乙生字小仲心通許學錢嘉定錢坫獻之神解既得明册籍又得親模楷乃見善惡途判異如河濟乃令苟得懷渙若氷釋矣憶昔攻時文殫精忘膏晷房行稟汗牛一一究肯綮比謂契眞脈誰知士偶耳於今十年餘棄斯等芻菲隨俗偶執筆洒如決源水讀書得正路履之坦如砥善忘更饑驅恨難窮富美悠悠二十載更張亦已屢折肱爲良醫斯語無虛詭吾弟向盛年題勉思此理要言必不煩有恥

方爲士

五言一首說八比贈陳登之通判即留别出都門

往昔奇涎世演講爲小品由長排比講義爲時文名制義小品八比原自茆也於今五百年用爲汲士綆立言代賢聖托體縱高迥於中若無我得毋俳優並其法首句題譬彼服尙絅偉議非應有楞然嗟如瓊翰精承與落脫手彈丸正裂帛力在外張弦直斯應立勢必求安樹義定知勁一語見眞質萬卷相弃併琢玉必去瑕鎔金貴盡礦王錢體初成唐歸業斯盛正聲終鄧陶馮許漸爲梗降及神宗末幺麿狻然逞金黃起橫流譙殺氣未靖安溪差斂鍔樸茂或

傷碩劉大櫆才甫賓光鼐東皐遙相望高會孰不泯殿奔有棲霞

牟廷相默仁風力拔悽緊矯矯百年文壇樣術稟日下執

牛耳將第次竹姚學塽警塘學貫窮思力薜則雄風裁姚乃整

從學半髯裾信受如追影靡樹相攜持屈伸隨春蜩利

蘇遂則然謬犁僞無竟崇惟文遒頹贋見瑕維償反經

用狂狷士氣庶復振綱欲挽狂瀾棉薄慚非任以茲卅

戢遊聚斯同禁題容易與誰談深藏自守樕不謂太巨

子遜時出獨侹已快同聲求更爲吾道幸所慽賦驪駒

被放急歸省前期詎可頓服膺矢其永揮手即天涯私

心常耿耿

或問

道光甲辰八月予編錄論文之書旣成或問曰先生之論文也上自經史子集下及倚聲傳奇並闡其立意之淺深糾其措辭之得失可云切而備矣唯入此爲儒者正經而此摘五言二首入錄讀者就求其法則門徑不明推𢿎其義則感發無自近世多有精通古學而不能入此者然先生述學詩云殆行囊汗牛一一究肯綮此謂契貫脈譜知士偶耳則先生於此道實深何不擴少小勤求之蘊示學者渠䕶以執仳仳者之口乎予曰八比取士歷年五百忠良英俊類由其中義醇詞淨本於

經議鴻識壯釀於史摘摹精切依於子波瀾洪遠源於集與古文固不殊也唯其結體褊小風裁矜整故用法爲尤嚴而取勢爲尤緊古文言皆己意八比則代人立言故其要首在肖題而肖題之機決於審脈脈有來有去其長章巨節以中間一二間語命題者文中詞意俱不得出本題之外而眼光手法注射操縱必使牽全身以一髮現全神於一顧然意則全身全神而筆仍一髮一顧乃爲能事其單句爲章者發此言也有由便是來脈如其言則得不如其言則失便是去脈故八比尤以單題爲緊要關隘以其題未具間架梁柱皆須意造故

也然古文言皆已意故貴能蹈實八比代人立言故貴能導虛古文雖短章取盡已意故轉換多變態其牆壁寬而峻八比雖長篇取協題情故推勘少廻互其墻壁嶢而夷自有八比以來果其能者未有不外嚴墻壁之守而內專導虛以求制勝者也而或薄爲小道者正以其體成於法意妙在虛責其實際不足當宇宙有無之數而已然其凝思至細行文至密所有近輝遠映上壓下墊反敲側擊仰承俯引之法反較古文爲備故工於八比者以其法推求古書常有能通其微意不致彼此觝礙者則八比實足以爲古文之導引惟其始也以八

比入其終也欲擺脫八比氣息卒不易得耳世固有少小未習覔舉而自慕前哲博覽典籍窮力古文而不能八比者矣若幼習舉業繼攻古文古文可觀而不工八比者則事理之所必無盖八比皆父師督責而成用心專積力久於八比尚無所得而謂其能窺古文宏深之域哉習八比者無論姿性之利鈍父師必宜擇一隅集必自集中明白簡鍊之文授之并使熟讀其旁批總評以悉一定不易之法授經書時則與之講明訓詁使通字義成篇之後看其出筆筆力峭拔者則使讀子厚明允介甫之文而以陶石簣項水心鑿其思路筆勢縱橫

者則使讀長沙東坡同甫之文而以陳大士黃陶庵蕩其胸懷筆情幽雋者則使讀傅季友任彥昇陸敬輿歐陽永叔之文而以董思白鄭崑陽和其韻調筆致重實者則使讀劉子政韓退之曾子固之文而以陳臥子熊次侯資其典贍筆意紆深者則使讀戰國策太史公之文而以錢鶴灘金子駿誘其雄肆此後則聽其自爲從吾所好而非父師之所能爲力者矣唯一切講章自永樂大全以下斷不宜使之寓目自窒聰明至學庸書本戴記之二篇文理顯暢自宋仁宗御書之以賜狀頭王拱宸時儒率援以立說此不過射策家頌聖之技耳及

南宋考亭別撰章句合論孟名爲四書抹煞仁宗書賜一節而以爲河南二程始尊信表章之一若禪門所謂獨標心印者其徒從反覆辨說愈解愈縛實則繹本文何不可解說之有凡是理障尤宜棄擇義理存乎人心隨所學爲深淺旣明字義又明文法而必依人爲說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斯之謂矣唯文物典章無可鑿空書闕有間漢儒已有不能盡通者而四書內典制則三禮鄭注尚可考覈而晰近乃束經籍於高閣使後生小子纔誦典制文林文環等刻訛以傳訛果能概從屏絕求之遺書卽其質性弱劣不能誦習全經招集二三

同志分門各纂自了原委亦不必沈淹歲月始克有成也若近日小試題多割截在主者不過欲杜抄襲之弊既通文法臨場求其程式便有依仿正昌黎所謂不學而能者而時師乃以其鉤意嵌字纖小無可比似者珍爲秘授使佳子弟窮年兀兀卒無一得手處是可歎也要之八比一道本非甚難而士人業此並時百萬積二百年之久其卓犖可觀者曾不能十數則以利祿之途人懷僥倖朝鶩南轅暮從北轍前邪後許謬種流傳驟風氣而壞風俗遂致世道人心愈趨愈下豈唯八比之厖劣而已哉